

小五郎 侦探惊险系列

〔日〕 江戸川乱歩 / 著

地狱的 滑稽大师



时事出版社

小五郎侦探惊险系列

地狱的滑稽大师

(日) 江戸川乱步 著
陈爱义 译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狱的滑稽大师 / (日) 江戸川乱步著; 陈爱义译. -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3

(小五郎侦探惊险系列)

ISBN 7-80009-637-8

I. 地… II. ①江… ②陈… III. 侦探小说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43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 68797590 010 - 68797595

传 真: 010 -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19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8.00 元



地狱的 滑稽大师

〔日〕江户川乱步 / 著

前 言

江戸川乱步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侦探小说家，在日本文坛上被誉为“侦探推理小说之父”。

江戸川乱步生于1894年7月28日，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日本推理小说事业，他是首开日本推理小说之先河的作家，也是在日本推理小说历史上留下丰功伟绩的作家。他塑造的小五郎与英国的福尔摩斯和法国的亚森·罗宾一样，在日本也是一个妇孺皆知、人人敬仰的神探。

江戸川乱步的作品，推理严谨，悬念强烈，其故事情节既诡谲奇特，扑朔迷离，阴森恐怖，惊险刺激，令人拍案叫绝；又凄惻悲怆，情意绵绵，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令人不忍释卷。

内 容 简 介

旧式的道口旁，一辆奇怪的敞篷车上放着一个奇怪的石膏女裸体塑像。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这个奇怪的塑像被甩到了铁轨上，并且被飞驰的列车轧过。奇怪的是，这个塑像竟流出了血，原来塑像里竟放了一具女尸……

名侦探明智小五郎接手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竟查出每个受害者死前，都会收到一个滑稽的木偶作为预告。新闻记者称凶手为地狱的滑稽大师，小五郎与这位滑稽大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终于查出了真正的凶手。

整个故事扑朔迷离，情节发展在常人意料之外，读来使人欲罢不能。

目 录

D 坡杀人案	(1)
心理测试	(29)
意想不到的武器	(54)
地狱的滑稽大师	(70)

D 坡杀人案

(上) 案 发

9月上旬一个漆黑的傍晚，天气很闷热，我在D坡大街的白梅轩茶馆喝着很便宜的冷咖啡，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无以为生，因此经常在寄宿的房中以读书打发无聊的时光，不想看了就出来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白梅轩是我每天必来之地，不仅因为它的收费低廉，还因为它离我宿舍较近，也是我每天出来散步的必经之地。一走进茶馆，屁股就像是粘在了凳子上，不到一两个小时是肯定起不来的。我倒无心对漂亮的女招待调情或对她有其他特别的非份之想，只是因为这地方比我的宿舍美观，令人心情舒畅罢了。这天晚上，同往常一样，我要了一杯冷咖啡，面对街面悠闲地坐下细啜慢饮，静静地望着窗外。

我所在的地方——D坡，是因为做菊花偶人而闻名

的。D坡市最近做了改建，原先狭窄的街道变成了通衢的宽阔大道，原来冷冷清清的市面，也渐渐热闹起来。

白梅轩对面有一家旧书店，这间旧书店毫无特色，也没有什么可观赏的景物。但我对它却有浓厚的兴趣。原因之一就是我在白梅轩所认识的一个名叫明智小五郎的奇特男子是这家旧书店女主人的童年时的男友；原因之二就是书店的女主人相当漂亮标致，属于那种性感的、能够吸引男人的女人。晚上，书店的生意一般都由她照看，所以，今晚她必定在店里。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刚踏入白梅轩我就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家旧书店了。

小店门面只有四米多宽，看了半天，女店主仍未出来。于是，我又目不转睛地向对面观望。然而，还是不见女店主婀娜的身影走出来，当我不耐烦地要将目光转向旁边不远的钟表店时，那旧书店里间房门的拉窗突然“叭嗒”一声关闭了。拉窗就是在拉门中央做的两个大约五公分宽，可以左右任意自由移动的方格，旧书店的货物容易被人偷窃，需要专门的人看管，如若店面没人照应，通过拉窗也可以看到。寒冷天气里，为了取暖，拉窗也可以关上，通过格子的缝隙也可以将店面看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可是怪了，现在可是非常闷热的9月，为什么要关上拉窗呢？我无法理解。我想，大概里面有什么事吧，我不由得又将目光定格在旧书店上，等

待着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出现。

从白梅轩苗条的女招待的口中，我听到一些关于女店主的奇特传闻，总之就像在浴池里相遇的妇女或姑娘们嚼舌根的延续，你说给她听，她又说给了别人听。这样传来传去，是真是假，无人说得清楚。据说，“旧书店女主人人倒是长得蛮漂亮，但是脱光了衣服啊，那浑身都是伤啊！肯定是被人打的、抓的、咬的。不过，听说他们夫妻两个关系还挺好，你说怪不怪？”“嗯，那旁边的旭屋炒面馆胖胖的女主人身上也有好多伤呢？一定是给人揍的。”……这些市井传言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那不过是证明那家男主人的粗暴野蛮而已。

我对着那家旧书店盯了大约有 30 分钟之久，大概是由于一种不祥预感的驱使，我的已经盯得有些酸楚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旧书店。这时，刚才我提到过的那位明智小五郎先生身披一件黑条纹浴衣，晃动着宽宽的肩膀走进了茶馆。他发觉我在，就跟我打了个招呼，跟我一样，要了杯冷咖啡，坐在了我旁边的那个位置上。小五郎语言玄妙，头脑灵活，行动机敏，和我一样喜欢侦探小说，喜欢推理，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奇怪的是，小五郎也很有兴趣地向那家旧书店张望，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

我们边望着边闲聊。说了些什么，现在大多已经忘记，不过，谈话内容都是关于犯罪与侦探的，于此仅举

一例以作说明。

小五郎微笑着说：“有没有绝对不能被破获的案件吗？有，我认为有这种案例。例如，谷崎润一郎的《途中》，那个案子是绝对破不了的。即使最后破了案使案情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但那也只是作者非凡想象的结果。”

“不，我绝对不那样认为，”我说，“先不谈什么实际问题，先从理论上讲，没有破不了的案，只不过现在的警察没有书中描写的那样全能而已。”

谈话一般大抵如此。

突然，对面旧书店里发生一桩令人意想不到的怪事，我们同时戛然收住话题。

“你已经注意到了吗？”我轻声问。

他立即答道：“是偷书的吧？真是奇怪，这已经是第四个偷书的了。”

“你来这儿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有四个偷书贼了，怎么里边也没人出来看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来之前我就盯着那儿了，一小时前，那个拉窗突然被关上了，到现在没有一点动静。真让人搞不懂。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里面的人出去了吧？”

“拉门一直没开过，要走也只能是走后门……可是一个小时没一个人出来，也确实奇怪，怎么样？有兴趣

去看看吗？”

“好吧。即使屋子里面没事，屋子外面也肯定是有事的。”

这要是件犯罪案就真的更有意思了，我边想边走出茶馆。我觉得小五郎也应该是这样想的，他表现出平常少有的兴奋。

和一般的书店一样，旧书店内没铺地板，三面墙壁全被高至天花板的书架排满，只留下店门的半面墙壁，书架半腰是便于排放整理书籍的柜台。房子正中央有一张桌子，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如同一个突兀的小岛。在正对店门的墙壁上空出约一半宽的通道，使人通往里间，通道上装有先前提到的那个拉门。店主通常悠闲地坐在拉门外或拉门内照看店面。

小五郎和我走进拉门高声叫喊，屋里却没人回答。我稍微拉开拉门向里望去，屋里黑乎乎的，没开电灯，但房间拐角处仿佛有个人躺着。我觉得奇怪，又提高了嗓音喊了一声，竟然还是没人回答。

“我们进去看看吧。”我提议。

我俩于是慢慢地走进里间，小五郎摸索着打开电灯，与此同时，我俩都吃惊地发现，房间角上横着一具恐怖的女尸。

“这不就是女主人吗？”我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好像是被人活活掐死的。”

小五郎仔细察看了尸体说：“没有希望复活了，赶快报警。我去电话亭，你先在这守着，先不要惊动旁边的邻居，以免破坏现场。”

他一边命令式地说道，一边急匆匆往街上电话亭奔去。

平时谈论起犯罪和侦探，我能够谈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可是亲眼见到这种场面还是人生第一次。我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全身变得僵硬，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案发现场，我吓傻了。

整个房间大约有六条日本席大小，后一间右侧是个窄长的走廊，走廊外是个不大但很幽静的小院，院里还有个厕所，院墙是用木板做成的。因为是夏天，房门都大开，所以，从房间里可以一直看到后院。尸体靠近左侧墙壁，头部朝着拉门，为了完好地保护现场，也为避开难闻的气味，我尽量不接近尸体。但是，即使不想接近，眼睛也鬼使神差似的不由自主地往那个方向转去。那女人穿着中粗格子的浴衣，仰面躺着，腿部完全裸露，丝毫没有抵抗的痕迹，脖子看不大清，但掐过的地方已然变紫是毋庸置疑千真万确的。

大街上传来行人走过杂碎的脚步声和高声谈笑声，还有人醉酒后哼着不成调的流行歌曲声，一派平和安祥的景象。然而有谁能料想到仅仅隔着一个薄薄的拉门，一个女人横尸房内，真是对这个太平世界的一个莫大的

辛辣的讽刺。我胃中感到一种恶心，便完全木然了。

“警察马上就到！”是小五郎回来了。

“噢。”

不知是恐惧还是愤怒，我说话竟有些吃力变得语无伦次。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俩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终于，有人赶来了。

来者是一身制服的警官和一位着西装的人。后来才知道警官是K警察署的司法主任，另一位则是K警察署的法医。我们把所看到的情况向司法主任前后详细叙述了一遍，随后，我又补充说：

“小五郎进茶馆时，刚好是八点半，所以这拉窗关闭的时间应该是在八点钟前后。那时，房里的灯泡还亮着，所以，至少在八点钟，这个房子应该还有活着的人。”

司法主任边静静地听我叙述，边飞快地作笔录。此时，法医已验尸完毕，肃然地等待着我们结束谈话。

“是用手掐死的，请看这儿，变紫的地方是手指的痕迹，出血的地方是指甲的位置。拇指的位置大约在颈部右侧，看来是用右手干的。死亡时间大约是一小时之前。已然没有希望复活了。”

“被人从上面向下按，而又丝毫没有抵抗的迹象，看来凶手的力量很大，出手也非常快。”司法主任补充道。

他突然转向我们，询问男店主去向。我们当然不知道，好在小五郎反应快，出去叫来隔壁钟表店的男主人。随后，司法主任便问道：

“这店里的男主人到哪去了？”

“他几乎每晚都去上野大街，不到 12 点是绝不回来。但今晚到什么地方我就不清楚了。”

“一小时前，你有没有听到房中有什么特别的声音？”

“特别的声音？”

“还不明白吗？就是这个女人被害时尖利的呼喊声或求救声。”

“好像没有！”

正说话间，附近的住户及过路的行人已把书店围了个水泄不通。人群中一位住在附近的袜子店女主人作为钟表店男主人作证，说她也确实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邻居们中也有人为钟表店男主人作证。之后，大家推举了一个人去赶忙寻找旧书店男主人。

这时，街上又来了一帮人，他们是接到紧急通知后立即赶来的检察厅的人和偶然同时到达的 K 警察署的署长以及当时的有名侦探小林探长。

我有一位朋友做司法记者，与小林探长交情匪浅，所以我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关于本案的进展情况，司法主任向他们报告了所有了解到的情况，我和小五郎又把先

前的陈述重新详细说了一遍。

“马上关上临街的窗户！”小林探长突然高喊一声，并随即关上了一扇窗。他赶退了看热闹的人群，立即开始进行检查，自始至终只有他一人动手，对于旁边的检察官和警察署长好似也不在他眼里，一举一动仿佛旁若无人。而其他好像只是一群毫无意义什么都不会做的旁观者。他对死者颈部做了全面仔细检查，然后对检察官说：

“指痕没有明显特征，除表明是右手按压的以外，毫无其他可疑的线索。”

接着，他说要对尸体进行裸体检查，就如同政府机构召开重要秘密会议一般，我们这些真正的旁观者被粗鲁地赶到了外间。从这以后，他们即使有什么新发现，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如同我先前听到的那样，他们一定会无比惊奇地发现死者身上有许多新伤。

不一会儿，检查完毕，但我们这些真正的旁观者还是不能入内，只能偷偷地在外向里窥视。由于我们是报案者，还要被取指纹，所以我们没有被赶走，而更确切地说，是被扣留了下来。小林探长也仔细地到外间搜查，但我们站在那儿是一动不动的如雕像一般，也不可能看到搜查的全过程。但比较幸运的是，检察官始终在里间坐阵，所以探长向检察官报告的内容都一字不漏地送入了我们耳中。书记员也详细地记下小林的报告。

对案发地点的搜查并未发现罪犯遗留物、足迹或其他东西，只有一个特别的例外——电灯开关。

“电灯开关上有明显的指纹。”小林探长向硬胶开关上均匀地撒着白粉，“上面肯定是罪犯的指纹，刚才你们谁开的灯？”

小五郎立刻回答说：“是我。”

“好吧，等一下取你的指纹。”探长又回头对同来的刑警说：“把电灯开关取下带走，注意千万不要触摸。”

之后，刑警上了二楼，在上面呆了好大一会儿，下来后又去后门胡同仔细查看，大约十分钟后，他带进来一个衣衫污浊约四十岁的中年男子。

“脚印已经无法取证了。”刑警报告说：“后门路很泥泞，几个脚印根本无法看清难以分辨。不过，这个人，”他指着带来的那个男人说，“他的冰淇淋店恰好开在后门胡同口，胡同只有一个出口，如有人经过，必然会被他看到。请你再回答一遍我的问题，今晚8点钟前后有人出入胡同吗？”

“没有，一个也没有。自从天黑以后，连猫也没从胡同经过，我在这开店好久了，这家店的女主人夜里极少从后门走，因为路太泥泞不好走，灯又暗。”

“你店里的顾客中有没有人进过胡同。”

“没有，所有的人吃完冰淇淋后，马上就离开了。”

如果冰淇淋店主的证据果真是真实的，那么，罪犯